

3414 ✓

種七第書叢小火烽

夜之閔潼

著 朔 楊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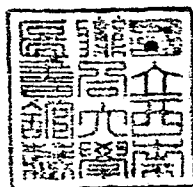
[

3414

126
I253
253
3

潼
關
之
夜

烽火小叢書第七種



著 朔 楊



3 2173 1880 1

中國歷史資料叢刊

目次

南苑，這兒開過我們的血花！	一
王海清	八
秋風吹起了征愁	一八
征塵	二四
咸仿吾先生	三二
潼關之夜	三九
火併	四六
雪花飄在滿洲	六一

南苑，這兒開過我們的血花！

修麟閣和趙登禹在北平南苑殉國之前，在和戰不定的局面下，那兒曾經有過一次戰爭，犧牲了許多學生軍。這裏是一位傷者的自述。

我受了傷，背上和腿上。我能夠忍住創口的疼痛，但我內心的哀傷，化成滾熱的淚，總朝上湧。我不是怯懦的人，不知道爲什麼，感情竟變得這樣脆弱。是懷戀我的家鄉？不是的。我的家在遙遠的牡丹江畔，兩三年就沒有消息，雖然我曾經寫去許多信。聽人說：日本兵在那一帶焚燒了許多村落，防備神出鬼沒的義勇軍當做掩藏的地方，壯年的鄉下人幾乎全死在敵人的刺刀下，老弱婦女被人從安樂的田舍裏驅逐出來，像是無根的斷蓬，漂流到城市裏，各處討飯吃！我想：我的爸爸一定不活在人間了！六十多歲的老人，怎樣能受得住風霜的摧殘，死了倒乾淨，我可以沒有牽掛。

抬起半個身子，向四周望望，病室裏三十多張面孔都是陌生的。我默默地想：

「一隊同學恐怕死傷完了！」

我的思想很雜亂，又很空洞，但在我好像害着高度的熱病的紛擾中，兩個清楚的人影從我的記憶裏擠出來：張宗漢和丁濤，他們是我在二十九軍的軍事訓練團中最親密的夥伴。

記得是七月廿七日的早晨，上完操，聽過長官的聳動的演說，隨後便發下許多新三八式步槍，捷克輕機關槍，手榴彈，以及大量的子彈。我們圍在一起，迷惑地察看這些東西。

張宗漢瞥了我一眼，側過臉對丁濤說：

「平常不教我們怎麼使，總以為學生不可靠，事到臨頭，把傢伙胡亂發給我們，又吩咐我們上前線，真正豈有此理！」

長官本來不打算叫學生軍參加作戰，可是政局像是高空的白雲，變幻得太快了。這幾天，新聞紙和口頭上流傳的消息，簡直使人捉摸不定：

三十七師在蘆溝橋和日本開火了！

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在天津放走敵人的軍械車！

宋哲元主張和平！

三十七師遵從敵人的要求撤退平津！

三十八師觀望不動！

當三十二師還不曾接防平津，南苑——二十九軍的大本營——幾乎是完全空虛的，不得已，官長才讓學生軍臨時支持一下，一方面還在同敵人商論和平的辦法。

我們有勇氣，有熱血，懷着亢奮的情緒，正在渴望着經歷一次火線上的廝鬥。但就另一個觀點來

說，官長因為對於當前的嚴重局面應付的不適當，以及軍隊上調遣的脫節，而讓剛剛受過幾個月軍訓的學生軍來正面抵禦兇殘的敵人，這未免過於兒戲！

張宗漢不是個懦者，我知道。相反，他是我們這一隊裏最有決斷的一個人，而且頭腦十分清晰，時常給我們解答一些政治和軍事上的疑問。他對待我和丁濤尤其親熱，好像親生的弟兄。我們三個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受訓，不會鬧過些許的意見。我遲疑地問他說：

「你想還有和平的希望麼？」

他緊蹙着眉，冷冷地說：

「別發呆了。日本人多麼狡猾，宋哲元想同他們掉槍花，還有便宜討！」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帝國主義的魔手開始伸展在北平的上空了。天色很陰沈，象徵着一個悲慘的惡夢。東面的舊宮，南面的圓河，西面的西紅門，北面的大紅門，同時吹起敵人的進攻的號角。南苑是二十九軍的大本營，但敵人很明白裏邊的虛實，只分出一支小小的部隊來襲擊我們。

和平的聲浪壓到繁密的槍炮聲下。那已經太晚了，當宋哲元理會到他是怎樣的愚蠢，因而遭受日本的欺騙。從清早晨，我們就把自己武裝起來，嚴密地戒備着。因此沒有一分鐘的耽擱，我們一齊離開營房，奔到前線去。隔敵人還有相當的距離，前哨的一位班長十分興奮地跑回來，喘吁吁地說：

「有一排日本騎兵和咱們的前哨衝突了。一開槍就掃倒他們兩個人，下剩的都往西南逃去了。」

……
抬回的兩個日本兵已經死去。隊長搜檢他們的身體，發見一個前胸中了一槍，另一個的右腿上打了一個小洞。他們的身邊全掛着一隻布袋，裏面是一根很華麗的綢帶，寫着不懂的經文。

回答我們的問話，隊長談諧地說：

「這叫千針袋，許多女人每人一針縫好的。綢帶是護身符，那位弟兄膽怯，摘下來掛在身邊，可以保佑性命。」

「怕死的東西！」我們大家一齊訕笑着。

天晚了，槍炮的聲響隨着夜色漸漸地濃厚起來。第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的是我們在圓河的一營騎兵全軍覆沒了。這時，大隊的敵兵也起始向南苑的正面壓迫上來。

像是流星，夜空裏斷斷續續拋擲着粗大的雨點，一回兒的工夫，變得又急又密，相同潑水似的，直洩下來。衣服溼透了，同學們依舊伏在戰壕裏，堅定地射擊着。敵人的炮火很猛烈，聲音顯着沉重而陰濕，每隔一分鐘放一次重炮，火光一閃，巨大的炮彈就炸裂在我們的陣地裏。

隊長吩咐我，丁濤還有其他一些人到後方去抬子彈。當我和丁濤離開他的身旁時，張宗漢不停手地放着槍，一邊叮嚀我們說：

「小心點，千萬別發惶！」

在火線裏的一部份民房已經中彈燃燒了，火舌飛舞着，雖然雨是那樣的急。老百姓們在黑夜裏四下奔竄着。孩子哭，女人叫，那種悲慘的景象，使我聯想到民間流傳的故事中所說的鬼門關裏放出的羣怨鬼，不知道應該往那兒投奔。

我們盡量把軍火向前線輸送。這兒有一所充實的火藥庫，假使不大量地消耗子彈，萬一被日本兵佔領，拿我們的子彈來屠殺我們的人，這未免太愚蠢。等我們回到前線，戰壕裏滿是積水，宛如一條小河。我們就這樣浸在水裏，整整地煎熬了一夜！

破曉，雨停了，低空裏飛着灰色的濕雲。我和丁濤曲着身子爬到張宗漢的身邊，三個人相對着淒慘地笑了笑。我們的軍衣沾滿骯髒的爛泥，臉上濺着許多污點，這醜像，在平常不知彼此要怎樣地取笑！

「有援軍開來沒有？」我明知道張宗漢並不比我曉得的更多，却偏要這樣問，因為我太信任他了，希望他會洩露點光明給我。

然而他搖搖頭，半晌，自言自語地說到另一件事情上：

「同學們死傷的大概有三分之一了！瞧着吧，這一會炮火平靜下來，日本兵雖是預備來一次總攻擊！」

不錯，將近五點鐘的時候，敵人展開了科學的戰爭：大批的飛機轟炸，坦克車衝鋒，而且利用偵察

機指示目標，炮火集中在我們的陣地。南苑的營房起火了，誰也分不開身子去撲救；同學的屍體橫在戰壕裏，受傷的人不斷地呻吟着，但這引不起任何人的哀傷。我們是在炮火裏翻滾，在死神的魔手下苦鬥！

突然間，我的耳鼓遭受一次極大的震動，腦子昏昏地叫起來，同時背部感到一點痛楚。掉轉頭，我在砲灰裏發見了丁濤的肢體炸成幾段，他的頭飛到戰壕外，面目模糊得可怕！

驚嚇，慘痛，我的腿一軟，攤到地上，眼睛忽然捉到張宗漢的灰敗的臉色，和他的血淋淋的左腕。他的左手已經被同一的砲彈炸掉，但他把它拾起來，咬緊牙，坐在泥裏，苦痛地還要往腕上接。我哭了，撲到他的面前，抖顫着說：

「你——你怎麼了？」

身子一仰，他絕望地倒下去，右手緊握着他的折斷的左手，瘋狂地喊道：

「打，打……」

我立刻跳到自己的崗位上，不哭不叫。敵人奪去我的東北，拆散我的骨肉，於今更來劫掠我的平原，殺戮我的同胞，而我僅有的兩位親密的朋友也斷送在獸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下！這是多麼大的怨仇啊！

在苦難裏，在極度的憤怒裏，戰爭延長到十二點鐘，我們不幸被敵人包圍了。同學只剩三分之一

還有作戰的能力。隊長的右耳朵被炸彈殼炸傷一部份，他從軍服上扯下一條布，包紮起自己來，仍然英勇地指揮着。看看實力支持不下去，他終於乾啞地對同學們嘶喊道：

「南苑守不住了，咱們不能白白犧牲，應該馬上往外衝！」

槍頭上了刺刀，手榴彈握在手裏，我們挺着身子，朝着東南方面的陣地衝去。我的耳朵已經聾了，聽不清楚步槍、機關槍、手榴彈，以及喊殺的聲浪；我的眼睛已經花了，辨不出是敵是我，眼前只幌動着許多高高低低的身影！我揮舞着刺刀，胡亂地宰殺着每一個迫近我的人！就在這種瘋癲的狀態裏，我竟而突破敵人的重圍，跳到火線以外！

我記不清楚自己腿上的傷是怎樣來的，然而無疑，那是在衝鋒的時候受的。想起張宗漢和丁濤，更想起其餘的同學和隊長，我感到極大的哀傷。死的算完了，不知下落的那兒去了？最使我痛心的還是張宗漢，我不知道他是死了，或者活着？在我準備衝鋒的當兒，我爬到他的身畔，看見他閉着眼，張開嘴，輕微地呻吟着。聽見我要掙他一起走，他睜開眸子，兩頰一動，幻出一絲慘痛的苦笑，然後低弱地說：

「別胡說啦！好好走吧，不要管我……」

朋友，即使你不餓死，痛死，敵人的刺刀也不會輕輕放過你！這兒，就讓我向你的靈魂祝福吧！

王海清

(中央社上海九月九日電)敵自六日起,集中海陸空軍向我寶山縣城進犯,我城內駐軍一營,忠勇抗戰,相持至二日之久,卒以敵軍源源增援,破城而入,我守城將士,上自營長,下及士兵,全部殉難,七日與城偕亡。

一

有一個人却不會死。他拖着傷殘的肢體,九死一生,從敵人的火線下爬出來。這位英雄便是王海清。

當上海的戰爭把敵人陷進不利的境地,他們變更了策略,戰事的中心一時移到寶山,於是這座縣城便成了重要的軍事地帶。就在這當兒,王海清隨着他營部的大隊,從新鎮開到寶山去接防。那天是廿六年八月卅一號。

寶山是個小小的縣城,坐落在東海邊上。城裏一共有兩條大街:東西街和南北街交叉着,畫成十字形。營部駐紮在縣政府的旁邊。

王海清的軍職是機關槍連的排長。他被指定防守西門。這兒的門並不是木頭包着鐵，僅僅是些鐵欄杆。他在城門的左右，安放了一架輕機關槍，一架重機關槍，槍口伸到鐵欄杆外。

「來吧，日本鬼子！」他輕輕地咒罵着，等待來一場撕殺。
可是一天，兩天，日子一直是平靜的。

二

六號的早晨，海面上集聚了許多日本軍艦，第一聲攻擊的號炮在午後兩點鐘響起來。
「娘賣，到底來了！」王海清忍不住叫罵起來。

炮彈劃開大氣，尾巴拖着一陣風。尖聲地飛舞在南城頭上。在上空，盤旋着幾架飛機，像是兇殘的鷲鳥，任性地下拋擲炸彈。南門正當着大海，因此敵人的炮火便集中在那兒。

日本軍艦放下了小小的木船，一批又一批，把陸戰隊運到岸上。他們不兩樣一羣豺狼，瘋狂地朝着南門衝來。雖然城裏的機關槍又緊又密，但是他們並不後退。他們有坦克車，這個怪物，槍炮全打不透。爬啊，爬啊，坦克車爬到南城門下，最後一衝，鐵欄門給撞倒了，日本兵潮水似的湧進來。

姚子青，強壯而剛毅的年青的營長，聽到這個壞消息，憤怒地罵道：
「弟兄們全是膿包，這樣容易就叫人打進來啦！」

他把他的侍從招集到跟前，大聲說：「你們怕不怕死？不怕？那麼都跟我來！」

每人拿了許多手榴彈，營長領導在頭前，一直跑到南街，和敵人正面遇着了。手榴彈流星似地拋過去，日本兵隨着爆炸的聲響，一個一個往下倒。這意外的襲擊把日本兵嚇慌了。步槍，鋼帽子，遺棄得滿地都是。他們顧不得你我，爭先恐後地向外逃，假使沒有坦克車掩護着，恐怕一個也不能活着回去。「膿包，東洋兵比咱們弟兄還膿包！」姚營長勝利地大笑起來。用袖口擦去臉上的汗，他端詳着城門說：「可是怎麼辦？城門壞了，咱們該想個方法不讓坦克車再進來才好。」

他來回踱了兩步，忽然說：

「有了。快用東西把門塞上。弟兄們，趕快動手！」

城裏的老百姓大半逃空了。兵士們跑進附近一些人家裏，把棹，椅，牀，凳，連同缸，盆，桶，罐，統統搬出來，不一刻，城門的洞口便給結結實實地填死了。

這件事傳到王海清的耳朵時，他睜大眼睛，對他手下的兵士說：

「瞧瞧咱們營長，你們都該學個榜樣！」

三

傍晚，王海清聽見東南角城外又噼噼拍拍響起槍來。

守城的機關槍手以爲是敵人偷襲，還擊了幾排槍，不知不覺就中了敵人的奸計，因爲這不兩樣把機關槍的地位告訴了敵人。

炮彈不斷地飛來，集中在東南城角上。城牆毀了，機關槍埋進土裏。

轟擊停息的時候，傳令兵帶來營長的命令，吩咐立刻把城牆修好。兵士們不敢點燈，又沒有砌牆的工具和材料。在星光下，他們用些碎石破磚，摸索着補好缺口，工程當然是草率的。

四

夜，寂靜得可怕。城裏城外不見一星火光，日本軍艦上的電燈也熄滅了。整個世界彷彿一顆大炸彈，觸一觸就會爆裂。

守城的將士却在嚴密地戒備着。長官，士兵，槍枝帶在身邊，等待着一次猛烈的夜襲。

下午的兩次接觸，王海清因爲守在西門，始終不曾加入火線作戰。他焦灼，煩燥，但他不敢隨便離開他的防線。

「快打吧，這樣要悶死人的！」他坐在城脚下，肚裏咕嚕着，一邊仰起臉，望着天上的星斗。

天河漸漸地發白了，星斗轉移了方向，空氣又溼又涼，天是慢慢地大亮了。

「幾點鐘啦，王排長？」一位年青的機關槍手打了個呵欠，樣子很無聊。

「誰知道呢。大約快七點了。」

「糟糕，熬了一夜！」

驟然間，一顆炮彈落在不遠的地方，泥土爆開來，飛了王海清一嘴。他接連吐了兩口唾沫，跳起來，叫道：

「又開火了！弟兄們，趕快準備好！」

這一次敵人的總攻擊，非常兇猛。炮火三面包圍上來，只有北門是平靜的，因為那兒通連着中國的後防，敵人不敢繞到那一帶，恐怕中國的援軍抄襲他們的後路。海上的大炮，空中的飛機，城外的機關槍，一齊活動起來。大炮射得那樣密，聲音搗成一片，辨不出一發一發的聲響。寶山城一時變成了野蠻的屠場。血，鮮紅的血，淌遍了兩條大街；戰死的兵士倒在血泊裏，有的炸掉頭，有的不見了手脚，滿街都是。

「殺呀，殺呀！」瞪着眼，王海清發瘋似地叫喊着。城裏沒有最新式的武器，却有勇敢的士兵的血肉，築起了一道恐怖的防線！

第二顆炮彈又落到西門的陣地上，年青的機關槍手突然倒下來，腦蓋破裂了，又紅又白的腦漿流了一灘。

王海清剛想搶過去把持着機關槍，肢體上感覺一陣澈骨的痛疼。原來他受傷了，右膀，右腿，掛滿

了血！

五

軍醫官替他包紮好傷口，王海清暫時躺在營裏的一張病牀上，耳邊聽着漸漸稀落的炮火，心裏有點疑惑。營部佔着一間十分寬大的房屋，現在分出一半當做傷兵院。姚營長站在辦公棹前，王海清看見他的眼裏掛着紅絲，臉色極其嚴肅，正在緊張地同副官談論着什麼事。

「報告，東洋兵從東南角破城口打進來了！」傳令兵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向營長行了個禮。

「打進來就把他們打出去呀！」營長暴躁地喊。

不一刻，傳令兵轉回來說：「報告，東洋兵已經打退了。」

慘笑從營長的臉上一掠便消失了。他激動地說：「好極啦，好極啦，告訴弟兄們牢牢守住城，死也別退！」

然而十分鐘後，傳令兵蒼白着臉，又跑進來。他喘着氣，抖顫着聲音說：

「不好啦，營長！東洋坦克車撞進南門，東洋兵也爬上城來啦！」

握緊拳頭，使力在棹上一擡，姚營長咬着牙說：「媽的，咱們還得衝！」

他點點營裏剩下的人數，僅僅有兩班預備兵，十幾個人，此外就是勤務兵，伙夫，和傳令兵。每人給

了許多手榴彈，他率領這羣不整齊的隊伍，呼喊着衝到街上，像是一支遏制不住的洪流。隱隱地，遠處傳來了一兩陣急劇的爆炸的聲響。

六

副官苦喪着臉，望望四週，帶了傷感的音調說：「一營弟兄，恐怕就剩我們四個好人了！」真的，屋裏只有一個副官，一個書記，一個軍醫官，和一個無線電班長，此外就是二百多受傷的將士，王海清便躺在那一堆裏。

一張血污的面孔，在門前一幌，接着撲進來。軍醫官急忙走到跟前，扶那個人坐起來，認出這是營長的勤務兵，左耳炸掉了，前胸也受了一鎗。

「營長叫炮打死了！」勤務兵有氣無力地細聲說：「腸子全都流出來！把守北門的七連連長也死了！他跟着營長往上衝——」他的頭忽然一顛，投進軍醫官的懷裏，再也不說話了！

「王排長，你還能指揮麼？」副官走到王海清的牀前，眼裏閃着血紅的光芒。

王排長支起半個身子，忍住痛。他要下牀，但是又跌倒了。

炮火忽然平息下來，一聲槍也聽不見。這突如其來的寧靜給予人一種可怕的感覺。書記出去探望一刻，縮着肩膀跑回來，低低地喊道：「唉呀，了不得！滿城都是日本兵，插滿了大白

旗，畫着些紅巴巴！」

「咱們的人呢？」副官急切地問。

「死光了！那兒來的人？」

「完了，什麼都完了！」副官悲痛地自語着，繼而高聲叫道：「咱們應該快走啊，不能等着做俘虜！受傷的弟兄們能走就走。」

可是二百多傷兵全都受着極重的創傷，只有王海清的傷比較輕些。

「你該走的，王排長，」軍醫官懇切地說。「留着你的命以後有用！」

於是一行五個人——王海清，副官，軍醫，書記，和無線電班長——沿着牆跟，偷偷地溜到北門，逃出了城。日本兵雖然站在城牆上，但他們不敢下來，更不敢衝到北門一帶，他們害怕中國軍隊有埋伏。「你們各自逃命吧！」王海清對同伴揮揮手，咽下了一陣熱淚。「我帶着傷，走不快，你們不必顧念我！」

七

忍住痛苦，拖着受傷的肢體，走到正午，迎面開來一隊日本兵，王海清急忙藏進黃豆地裏。疲倦和創痛折磨得他沒有一絲氣力。豆地是濕的，他在泥裏翻滾着，又渴又餓。

「要是冇鎗，我一定打死自己！」他悲痛地默念着，但是他的鎗已經在受傷時交給了營部。熬到下半夜，他又爬出豆地，往那兒逃呢？他該逃到月浦，把這件事報告團長。這件新的使命增加他不小氣力。他慢慢地走，每逢來到一個村落，便側着耳朵細細地聽，如果村裏說着他所不懂的語言，就繞着灣越過去。最後，他走近一所寂靜的莊院，村莊的另一頭站着兩個人影，手裏拿着鎗。他能夠分辨出那是兩個中國人，却朝着中國的陣地站着。

「兩個漢奸！」他在肚裏罵着。

夜已經很深了，他實在不能再走一步，於是摸進一家老百姓的大院。房子是空的，他關上板門，從瓦缸裏喝了許多水，躺在乾硬的土地上，很舒適地睡着了。

不等到天亮，他又爬起來，向前趕路。什麼地方的日本哨兵警覺了，一排槍橫掃過來。他急忙伏到地上，抬頭看了看星，心裏自己罵道：「真發昏了，怎麼會走錯了路呢？」

辨清方向，剛剛走了一二里地，前面突然有人喝問：

「那兒來的？」

「寶山來的。」

「第幾師？」

「××師××團機關槍三連排長。」他進而回問道：「你們是第幾師？」

「本師×××團機關槍五連。」

「喂，你們連長在麼？告訴他，我叫王海清，他是我的同學。」他驚喜得幾乎跳起來。

八

一星期後，在漢口第五陸軍醫院，王海清被人發覺了。他是湖北黃岡人，三十五歲，兩隻明銳的眼睛閃耀在紫色的臉膛上，顯着健康而英爽。他的妻子是位誠實的女人，從黃岡趕來，照顧他養傷。他的傷在右胳膊和右腿上，並不妨害他的生命。

他告訴人說：其餘四個從寶山逃出來的人，沒有一點消息，除了那位軍醫官這個人在半路上不幸被敵人打死了，他的最後的一滴血，竟作了全營的祭酒！

秋風吹起了征愁

——記姚子青夫人

營長死後，姚夫人還是第一次哭。她的個性本來就要強，六七年來，姚營長的勇敢，沈毅，給與她相當的感染，她不肯用卑怯的眼淚來羞辱丈夫的靈魂。

「他到底是這樣死的，趁了自己的心願！」只有這一點思想遊絲似的浮動在她的頭腦裏。從早到晚，她時常孤零零地坐在一個角落裏，懷抱着才滿週歲的小女孩子，除了吃飯而外，一動不動，好像是泥塑的。極端的哀傷使得她的神經有些麻木。她懶得吃，懶得動，更懶得見人。然而熱情的青年男女却偏偏要來慰問她，談些同情的話，詢問一些關於姚子青生前的事跡。她總是很淒慘地笑一笑，不完整地回答幾句。她知道丈夫的死是光榮的：新聞紙上全都記載着寶山陷落後姚營長殉國的經過。政府，民衆，一齊來吊問她，撫恤她。丈夫活着的時候常說：「每人早晚總免不了死，但看他死得值不值。」於今他的犧牲總算有意義，她覺得自己不該哭。

今天夜晚却大大的不然了。她的情感變得非常脆弱，胸口有一股悶氣往上湧，溶化成辛酸的液體，流動在她的眼眶裏。小孩已經睡了，又酣又甜，偎在母親的懷裏。她輕輕地拉下小嘴裏含着的乳頭

把她放在牀上，然後走到梳粧台前，鏡裏立刻現出了一位女人的身影：身量不大高，衣服的颜色是灰的；一頭蓬亂的短髮覆蓋着一張黃色的臉，顯着特別蒼老；小的眼睛陷進眼窩裏，額骨便覺得越發高了。她凝視了一會兒，抬起右手撫摸着自已的憔悴的臉，突然伏到粧台上嗚咽起來。

「他果真死了麼？」她簡直不敢相信這件事。然而事實擺在那兒，而且他死得還是那樣慘。她努力推想丈夫臨死的樣子：肚皮炸裂了，腸子流到地上，橫躺在血泊裏；屍體腐亂了，不被野狗撕着吃了，沒有人收拾它。苦痛地而且違反着自已的心意，她制止不住這種幻想。但這種幻想始終是模糊的。她的記憶裏仍然清楚地畫着丈夫的強壯而高大的體格，平髮，略長的臉脰，高鼻梁上架着黑邊眼鏡，黃色的軍服是那麼整齊，走起來，胸膛挺得筆直。這真是平遠縣的一位出色的人物！

「看人家孩子多麼威風！」鄰居們看見他這種姿態，總要一齊對他投着贊美的眼光，而且圍住他的父親嘖嘖地說：「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氣。大兒子幫着你種田管家，二兒子又畢了業，這份像貌，以後一定有個發達！」

一笑，老人臉上的皺紋更加細密了。他裂着嘴說：「那里話，那里話。不過老二這孩子從小有點奇怪，就愛念書。十二三歲的時候，從私塾裏一下學，飯也顧不得吃，先要溫一遍學堂的功課。我們家裏本來世世代代都是莊稼人，我看這孩子生來要強，愛長進，所以節衣縮食省下一筆錢，供給他念書。後來人家孩子也算能耐，居然考上了黃埔軍官學校，念了這幾年，現在算是畢了業——什麼第六期的畢

業生。於今年輕人的脾氣可真叫人摸不清，去年我要給他娶媳婦，怎麼也不答應，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才把他說服了。不過——」老人忽然嘆一口氣，聲音有點淒楚說：「不過他快走了。軍隊裏已經派下差事。」

不久，他真的走了，去到廣州，去到湖南，去到更遠的地方。家裏撇下父母；撇下新婚的妻子，一位十分知禮的鄉下姑娘。她小心地侍候着公婆，燒飯，洗衣服，幫着種田。西風起了。每逢當她給丈夫縫衣服的時候，心裏便感到一點寂寞，記起丈夫離家時所說的話：「不要難過。如果我混得好，一定把你領出去。」她耐心地期待着，沒有一句怨言。三年以後，丈夫果然實踐了他的約言，那時人家全稱他做姚營長，不敢再叫他姚子青了。

經歷世故，把他鍛鍊得越發剛強。每次中國發生內亂，或者黨派的鬥爭，雖然正吃着飯，他會把筷子突然摔到地上，狠狠地罵道：「中國軍人是些什麼混帳東西，專門搗亂！明天我一定改行！」

看他這樣發怒，他的兩個小男孩往往嚇得放下飯碗，四隻黑溜溜的小眼睛不轉動地望着他。於是他便柔聲問道：

「你幾歲了？」

「五歲。」

「你呢？」

「三歲。」

「你們長大想幹什麼？」

哥哥眯着眼，食指塞進嘴角裏，遲遲疑疑地說：「像爸爸一樣。」

「好孩子，」他撫摸着兩個小孩的頭，慈祥地說：「要當兵，就該作個模範軍人，保護國家，保護人民，千萬別像那一羣王八蛋！」孩子們雖然不能理解這番話，他却常常地這樣教訓他們。

一天，他從軍營轉來，踏着輕快的步子，嘴裏還哼着軍歌。低了頭，他吻了吻妻子懷裏的小女孩，流水似的說：

「知道麼，蘆溝橋打起來了！」

「什麼？」

「我說中國和日本開戰了，你懂不懂？」

「那麼你也要去打仗麼？」姚夫人心裏立刻蒙上一層霧。

「還不到時候，將來總會開拔的。不過我今天很高興。啊，多少年的悶氣，這回總算發洩出來了，真痛快！」

「將來」終於變成「現在。」八·一三事變不久，九十八師奉到命令要往上海開。姚營長整天忙碌着開拔的事情，雖然看見妻子的愁苦的面容，他却不做理會。他愛他的妻子，但他更愛他的國家。

爲了國家，妻子兒女是可以拋棄的！

明天便是出發的日子。晚間，他整理着零碎的東西，偷眼瞥視着妻子。她的眉頭打着結，小聲地在哄孩子睡覺。

「我知道你很難過，可是你該看開點。」他坐到牀邊上，感到一點惆悵。「關於你，我早安排好了。漢口有家親戚，住在交通路生成里。我走後你可以領着孩子搬到那邊去，范副官的太太和你一塊住，省得你們愁悶。」

「好吧！」姚夫人背轉過臉，用袖口擦了擦眼。「家裏的事，你也不必記罣。上下老少，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顧着。」

她不願意使丈夫傷心，勉強裝出高興的樣子，囑咐他在軍營裏事事自己當心。她藏起悲哀，支撐着臉上的笑容，一直等到姚營長開拔以後。她望着丈夫的高大的身材，隨着鐵的隊伍，漸漸地消失在沒有終點的征路上，幾乎昏厥過去！

記起這件，記起那件，彷彿剛是昨天的事，然而人却不見了。她伏在梳粧台上嗚咽着，繼而傷心地痛哭起來！

「你怎麼了，姚太太？」房門輕輕地打開，一位年青的女人走進來，矮胖子，大眼睛，頭上繫着一根白色的絲條。「你有三個孩子，還是個指望，比起我一個人，以後的日子好過多了。」她的聲音變得更

加淒慘說：「今天我到醫院去看王排長，他說范副官和他一起逃出來，可是到現在沒有一點信息，不知是死是活，這才折磨死人呢？」

姚夫人仰起臉，抖顫着說：

「我不怕將來過去的事情想起來叫我難過！你讓我好好哭一頓，以後決不再掉一滴淚！明天我們就離開漢口，回到廣東，回到平遠鄉下。我要好好地撫養我的孩子，叫他們長大成人，像他們爸爸一樣，成一個有用的人！」她激動地撲到范太太的肩上，偉大的同情把她們的心溶合到一起！

窗外掠過一陣西風，送來遠處的悲壯的軍號聲。暫時，她們的心竟像秋夜一樣的寂靜！

征 塵

我久久地躑躅在夜風裏，孤獨，焦煩，不時把行李捲從一隻手轉到另一隻手。敲過幾家店門，房間全滿了，不是旅客，而是隊伍，這兒的棧房差不多臨時完全變成軍營。現在是什麼時候呢？我的錶偏偏不走了。我望望星空，覺得自己裝模作樣怪可笑，因為我根本不是老於夜行的人能夠從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淺。沒有一絲兒風，然而冷得出奇，遠近的雞叫也似乎摻進一點荒寒的意味。多謝雞的報告，我知道黎明是離我不遠了。

車站更加冷靜，當我第二次轉來。十來個候車的旅客坐在各人的行李上，抄着手，縮着頸頸，疲倦地打着呵欠。電燈，因着電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黃橙橙的光線，很像在無葉的樹梢僵臥着的月亮。其實月亮已經殘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顆蟲蝕而腐爛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車聚集在站外。車夫們圍着一架賣甜酒的擔子，蹲着，抽着旱煙。他們是在趨就爐眼的藍色的火苗，沒有人肯化兩枚銅板喝這麼一碗。

我還在躊躇是不是應該立刻進城，一個車夫走近我，雙手抱着鞭子。

「上哪去呀，先生，我送你去吧？」

「進城。現在城門能不能開？」

「還得一歇哪。你不及先到棧房歇歇腳，等大天實亮了我再送你去。」他看我有點遲疑，指一指前邊的蒼灰的夜色說：「那兒就有小店，我帶你去……」

這類善良的農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時常可以遇見。他們總是那樣率真，質樸，存着點古代遊俠的豪爽的味兒。

我們來到一所簡陋的上房前，伸一伸手，我準可以摸到屋簷。車夫拍着板門喊道：

「趙大哥，趙大哥，有老客來啦。」

火光一閃，小小的紙窗映上一層淺黃的燈影。一條帶痰的嗓音在裏面含糊地答應着。過後，有人趿着鞋走來打開門。

穿過一間漆黑的小屋，我踏進另外一間：壁上掛的油燈裊着青煙，兩張跛腳的八仙桌子裸露在地上。這其實是一家小飯館，外間是爐竈，這兒賣座，還有個裏間，黑得像洞，從內裏飄出一個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聲音。

開門的宦官掩着懷，揉着睜眼，把外間的燈火也點上，不知忙些什麼。

車夫同趙大哥招呼幾句，鑽出黑洞，對我說：

「一會就生火啦。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愛吃東西就吃點饅頭，麵啦，愛睡覺裏邊有鋪……天亮

我來接你。」

我倒真想睡覺。一夜火車，僅僅打了幾個盹，眼皮沈重得撐不開。我伏在桌上，昏昏沈沈睡去，又昏昏沈沈醒來，短短的間隔，外邊忽然變天了。北風打着呼哨，像是大夥的馬賊，飛快地馳過原野。塵土被捲到半空，又灑到窗上，沙，沙，一陣鬆，一陣緊。

不知幾時，屋裏來了兩位新客，佔據着另外一張方桌，每人眼前放着一隻酒盅，一隻木筷。他們木然地靜默着，如同堆在牆根的皮箱和網籃（他們的行李）一樣的靜默。我移動板凳，坐到炭盆前，兩腳踩着盆邊，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飛舞着。

「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團肥大的影子愚蠢地擺動在牆壁上。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悶的空氣，開始同我攀談，但在繼續說話之前，他醒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滾圓的鼻頭。

「你是坐交通車來的吧？交通車還快些。客車太不像話，哪是跑，簡直是爬，拿腿走也能趕上它！」他覺察到我正在注意他對面的客人——一個三十來歲的商人，湖色線春棉袍，尖頂瓜皮帽，鬍鬚許久不會修葺，臉色很灰敗，然而這是怎樣的一對眼睛呵！冰冷，僵直，祇有宰殺後的死羊眼才這樣可怕！「他是個癡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從那兒來的呀……噢，西安，西安真是個好地方。我在漢口做買賣……別客氣啦，這個年月，混口飯吃就知足了，那有財發？」

鐵杵子敲在鍋沿上亂響。僮官從外間端進兩盤菜——葱包羊肉和炒肉絲——連同一壺汾酒，一起擺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點吧，不要客氣……」胖子謙讓着，但我自己叫了一碗^⑤饊，這是種含有十足的西北風味的飯食。

僮官打來一盆熱水，白毛巾早變成深灰色。我擰一把手巾，輕輕擦着臉，幾點水珠濺到炭盆裏，木炭噼噼地叫起來。

「火，火！」癡子的眼睛充滿恐怖，從炭盆移到我的臉上。我是怎樣驚擾了他呢？

「老實點！」其實不用胖子威嚇，癡子也會自動地平靜下來。他的神情又是那麼冰冷，宛如泥塑似的。他的盅裏斟滿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並不理會胖子的一再的誘勸。

「吃吧，到家啦。喝完酒，吃點飯，我們就僱腳回家。你媽媽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煩的表情掛在胖傢伙的厚臉上。他搖搖頭，嘖嘖了兩聲，意思是說毫無辦法。

「他是怎麼癡的？」我猜想其間隱藏着一個謎。

「嚇，這個人心眼兒太窄，遇事想不開！」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隨着唾沫細星從他的嘴裏噴吐出來，又飛進菜盤裏。「他原先在上海開買賣，後來打仗，統統燒光了！這件事落到我們明白人身上，也不會怎麼樣，可是他太看不開，整天坐着發愁，日子多了，就變成這個癡樣子。噯，我們是鄉親，

還沾着點親戚，旁人把他帶到漢口交給我，我那好意思不管呢？沒辦法，只有送他回家，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你府上是那里？」

「好說，小地方浮山，還得從臨汾起早。天一亮我們就得找大車……」

儻官吹熄壁上的油燈，屋裏人的眉目已經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來。天陰着，北風吹來遠處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聲。

胖子忽然不安地說：「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如果對方是個無知的農民，我會開導他，拉長他的視野，使他明白這次戰爭的整個意義。然而這個腦滿腸肥的市僧却引起我的極大的憎惡。我是在故意同他搗亂：

「誰知道呢？前線又開火了，你怎麼敢回來？」

「我特意回來搬家眷，」他忘記方才說是送癡子。「就是房子和地沒有辦法，他們說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來推去，早知道打仗，我們蓋房子真應該按上車輪……」他爲自己的高明的談諧而裂開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門口走進一個穿短棉襖的中年漢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認識他。

「是你送我來的吧？」

「對，對，城門開了，可以走啦。」

我推開剩餘的半碗燴饅。大概因為過分的陳舊，所以罐裏散發着一股霉味。趙大哥——飯館掌櫃的而兼廚師，搶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車。他的眼角帶着濃眵。還不會洗臉，我不敢相信他曾洗過手。但我却吃了他親手調製的麵食！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風佔領着。

天上是黃雲，地下是黃土，風把黃土捲到半空，於是天地攪成一片愁慘的黃色。

我坐在粗糙的牛車上，翻起大衣的領子，俯着身，依舊不能抵禦風砂的侵襲。我的眼眶，鼻孔，埋葬着多量的細塵。我閉緊嘴，風却像是一隻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時地張一張嘴。就在這一剎那，它也會往我的口腔裏揚一把土，類似一個惡作劇的壞孩子。

「Ja, Ja,」車夫用一方藍布包着嘴臉，齊到眼下。儘管他怎樣揮動皮鞭，車子仍然蝸牛似的向前爬行。

塵頭迴旋着，滾轉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我疑心這是戰場，瀰漫着鎗砲的硝煙；我幾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對的，那兒不正有大隊的行軍戰士麼？他們從我相對的方向走來，軍毯，步鎗，手榴彈，……全付武裝，掙扎在吼叫的北風裏。

車夫暫時把牛車停在路旁，側着頭，對我大聲喊道：

「這又是往北開的，天天有！」

隊伍通過我們身旁，長長的一列。最後是輜重隊。兩輛滿載軍火的大車後跟隨着一小隊輜重兵，每人挑着一擔子彈，那麼重，扁擔被壓得微微彎曲，兵士的脚步也顯得搖幌不定，似乎隨時都有被大風吹倒的可能。

這兒離臨汾車站足有一里多路，那裏停着北上的兵車。距離雖然很短，然而這是多麼艱苦的行軍呀！

車夫跳下車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聲說：

「我不拉你啦，先生！」

「爲什麼？」

「我得幫他們送送東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蹣跚的輜重隊。「你愛給錢就給幾個，不給就算不了。」

只是一秒鐘的猶豫，我便立在黃土鬆厚的地面上。我掏出兩角錢遞給他，不知應該說什麼。假如習慣允許，我真想擁抱他！我到底記起自己的事了：

「可是我還不認識進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沒有多遠啦……」他拉着牛車追上軍隊的尾巴。一陣風，一陣土，等我再勉強睜

開眼，前面是一片滾滾的黃塵，我似乎跌進上古的洪荒時代！
我又孤獨了，然而並不焦煩。我的心是活潑而輕快的，雖然我是那樣吃力地踽踽在風暴裏。

成仿吾先生

一九三三年一個秋天的夜晚，在湖北省黃安到花園的野路上馳走着一支小小的隊伍。將近黎明，這隊伍停歇在一座古廟前，那是個藏在一帶山嶺的腰間，久久就斷絕香火的荒廟。

濃重的夜露濡濕每個載有紅星帽章的士兵的衣袖。他們在過度的疲勞後感到一陣快意而清新的淺涼。

馬的鼻子在噴氣，前蹄蹴踏在廟門的石台上發出金屬的音響。兩個士兵扶下騎馬的中年人。他閉緊突出而厚大的嘴唇，生滿刺疤的臉上浮着憂鬱的蒼灰色。他的手臂繞住左右士兵的肩頭，矮小的身材向前微微彎曲着，遲緩地，幾乎是拖着兩條腿走進頹壞的大殿，倒在積滿塵垢的神桌上。

護送他的一起四十個人。他們分出兩個到外邊放哨；山頭一個，廟前一個。其餘的人抱着鎗各自尋到一塊地方，蜷曲着身體躺下，一邊像害傳染病似的彼此接連打着呵欠，模糊地談着話。

「小王，離花園還有多遠？」

小王是個參加軍隊僅僅半年的矮漢子，曾經作過平漢路的鐵路工人。他的家離花園車站極近，有一個哥哥靠種地過活。

「三十里。今天黑夜早早動身，不用半夜就可以到。」他遲疑一回，低聲向旁邊問道：「我們送的這位成同志到底是誰？」

昏沉中，有人帶着睡意說：

「成仿吾——知道麼？」

神桌上散下幾聲輕細的病痛的呻吟。成仿吾幾次轉動身子，最後坐起來，用拳頭捶打着兩條麻痺的腿。近些天，他的心時常被一種可怕的疑懼所咬噬：「我會癱麼？」萬一失掉腿，他不敢設想自己的生活將會怎樣孤獨！他不願意過從前創造社時的生活：只有文章，沒有行動。「九一八」後，他從德國回來，在安徽，在河南，在湖北，投身進羣衆的激流里，吶喊，鬥爭，那是多麼興奮的事啊！可是他病了，不能走路，不能打游擊，變成個瘡疾纏繞着的奴隸！現在，他更被迫着暫時離開他的同志，一個人去到上海。這種可怕的病痛，他簡直不能忍受。

天亮了。士兵的鼾聲畫成波狀的音符。繫在殿外老樹上的馬匹偶爾發出一兩聲嘶鳴。

他的頭腦因思慮過度而感到脹痛。在他能夠閉上眼睛以前，山頭的哨兵跑進來，帶着張惶的神色報告他說：

「山下大約有一連民團，正在上操，同志們睡覺應該警醒點。」

孩子們上山砍柴，發現了他們的蹤跡。

下午三點鐘。當廟前的哨兵覺察時，民團端平鎗，曲着身體，爬行在叢密的茂草裏，離破廟只有三百米達了。

「敵人攻上來了！」

這是一聲警鐘。立刻，沈睡的眼睛睜開了，談話的喉嚨閉緊了，拋掉煙尾，收起乾糧……兵士們忙亂地跳起來，抓住槍枝，像一股流水似的衝向廟門。

成仿吾被人攙上馬，前胸貼在馬背上，隨着人流衝出去，衝向更高的山地。他的心跳得特別急，血流得特別快。他的腦子相同一張白紙，想不到生和死；沒有恐怖和憤怒。他的馬護衛在四十個步兵中，成了射擊的目標。鎗彈像流星，又像雨點，掠過他的頭頂，他的耳旁，發出慘厲的號叫。

隊伍一邊退走，不時有人掉轉頭向對方還擊，但這不能阻止敵人的迅速的推進。

「我們不該亂跑，應該抵抗！」成仿吾的智力終於恢復了。

這時隊伍衝上一片滿生着灌木的高地。他勒住馬，高聲叫道：

「同志們，臥倒，射擊！」

半分鐘後，每個兵便尋到一個據點。他們憑着優越的地勢，向下邊瘋狂地開起鎗來，像一陣暴雨。敵人的急進的部隊遭到意外的打擊，一時退後了。兩方的鎗聲由緊密而稀落，結果平息下來。

沒有死亡，依舊是四十一個人。成仿吾坐在草坡上，解開脖頸下的鈕扣，蒼灰色的病臉燃燒着一團熱火。他說：

「危險極了！再遲三分鐘，我們被圍在廟裏，一個都逃不出來——可是你呢？你在山頂上放哨，怎麼不看見敵人襲擊我們？」

山頭的哨兵低垂着頭，十分羞慚地說：

「我——我睡了！」

當天深夜，在小王的家裏。

四十個衛兵恐怕長久的停留會驚動四鄉。他們喝過大碗涼水，繫緊草鞋，牽着那匹馬，踏上漆黑的歸路。

小王的哥哥是個善良的農民。他給成仿吾預備好床鋪，而且把自己僅有的一身節日穿的長衫拿出來說：

「明天脫下軍服，換上這件吧，走路方便。」

窗外有不知名的草蟲在叫。他從紙窗的破洞望一望夜空的秋星，用指爪搔着袒露的胸膛說：「噯呀大半夜了。你該睡覺啦，成先生。明天我送你上火車。」

吹滅燈，成仿吾躺到床上，聽見那個農民很快地打起呼嚕，一時，感動地想：

「這些人都是那麼簡單，誠實，一輩子勞苦受罪，祇知道怨命。小王就不同了，他知道向舊社會挑戰，爭取工農大眾的自由……」

然而小王並不是個健全的革命者。就在這時，他已經動搖，離開他的革命同志。

「小王！」

「小王！」

同伴們在半路上忽然覺察他不見了，以為是一時落後，用兩手捧着嘴，高聲呼喊他。可是他早迷失在黑暗裏，走上一條泥濘的小路。

邪惡的思想充塞着他的不健康的頭腦。他想，同志們全說革命是替自己這類窮人爭取幸福，但像現在吃不飽，睡不暖，幸福既然談不到，日子久了，恐怕反會革掉自己的命。一種可恥的夢想，新近潛伏在他的內心。他希望弄到一筆錢，討房女人，嘗味着真正的人生！現在，由於料想不到的機會，夢想將要變成事實，他的神經因着激動而極度緊張起來。他早就計劃妥貼自己的陰謀。第一句話，他準備對民團這樣說：

「你們要提共產黨麼？隨我來！」

於是他看見成仿吾帶着笨重的刑具，被人投進死囚的牢獄，他的手裏却捧着雪亮的銀幣。快樂

使他大大地奮興。他邁開步，迅速地向前奔跑，跑向民團駐紮的營房……

第二天，花園傳播着一件流血的新聞：一個共產黨想在深夜襲擊民團，被哨兵發覺打死了。

小王的陰謀臨時所發生的誤會却救了成仿吾的命。絕早的清晨，他便被那個誠實的農民扶到車站，偷偷地搭上南行的火車。他從武漢繞到上海，一個半月後，方才恢復健康。他去到廣東，去到福建，最後轉到江西，加入紅軍的大隊。一九三四年底，他隨着大軍開始長征。從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四川——雲南——四川——甘肅轉來到陝北安定，那已經是三十五年的冬天了。一九三六年雙十二事變不久，邊區政府從安定移到延安，當時他正在山西作地方工作。第二年七月間，抗日民族革命戰事爆發，他看見國防教育是怎樣的迫切急需，便在延安創辦陝北公學，培養抗戰時期的人才。

於今，他已經從前進的文藝批評家轉變成革命的教育家。他是湖南新化人，今年（一九三八）四十歲。他在延安寓居在一個晦暗的窯洞裏，吃着小米飯和蘿蔔一類的粗菜，生活非常艱苦。如果有人問他：

「你一生鬥爭在暴風雨裏，那一段經過最驚險？」他便會露出過高的上齶，慢吞吞地笑着說：

「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事，不過花園那次倒可以說是死裏逃生。」

潼關之夜

經過整天勞頓的旅程，這是我第一次吃飯。一碗水麵，夾雜着泥沙的湯裏加進多量的醬油，我的因飢餓而燒熱的腸胃舒暢地膨脹起來。雖然小粒的沙石時時震動我的牙齒，我不會埋怨僅官一句「有炒飯麼？來一碗鷄子炒飯。」第二個客人跨進來，身邊帶着一陣涼風，桌上的煤油燈的火燄跳躍了兩三下。他的脚步又輕又快，走向小飯館裏獨一無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對面。

短時間，我們的眼光交織成一條直線。他的年青而健康的黃臉膛曾經給我留下一點新鮮的記憶。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這件軍用的黃色棉大衣，頭上也是這頂垂着兩隻耳朵的灰色軍帽，不過背後還揹着一個大包裹，對於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過分沉重。他坐在黃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後左右擠滿人羣。旅客們十分噪雜，但這不能夠淹沒一個嬰兒的啼聲。嬰兒的母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小腳婦人，站在人堆裏，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雖然明知道這不能止住孩子的啼哭。

「給他點奶吃就好了，」有人這樣叫着。

淚水沿着婦人的瘦削的臉頰流下，滴到小孩的紅棉襖上。她彷彿對自己伸訴說：

「哪有奶大人都沒有吃的！」

她——年青的軍人——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小腳婦人，更從衣袋裏摸出一塊乾硬的饅頭交給她，用類似女人的柔聲說：

「孩子是餓了。嚼點饅頭給他吃吧。」

現在，當他同僚官說話時，聲音仍然帶着女性的氣味，這和他的矯健的舉動似乎不大調配。我們這是第二次見面，但彼此全把臉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靜默。

剛剛吃完麵，隔壁客店送我來吃飯的茶房過來招呼我說：

「警察來查店了。請您回去看看。」

巡警盤問得很詳細。他們從我的行李中檢出一本中國分省新圖和一些零碎的通訊稿，於是抱着絕大的懷疑，追詢我許多問題。最後，我拿出八路軍的護照，他們才認為滿意。退去時，一個警察搖擺着頭說：

「對不起，同志，越是你們知識份子漢奸越多！」

像是黃蜂的毒刺，這幾句話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鐘光景，我聽見警察從對面房間走出來，皮鞋後跟撞擊在穿堂的磚地上所發的聲響，漸漸地消溶下去。誰在敲我的門。

「請進。」

板門輕快地推開，一位青年軍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種熟習的柔軟的語語滾動在我的耳邊：

「請別見怪，同志也是從八路軍前方來的麼？」——我住在對面房間裏，警察問你的話全聽見

了。」

原來我們是同時離開前線，同時坐上同蒲路的窄軌火車，同時渡過黃河，現在更住到同一的客店裏。我們熱烈地握着手，五分鐘以後，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楊同志……」

「黃同志……」

我們毫無理由地譁笑着。

我提議到路上散散步，他高聲叫道：

「茶房，鎖門。」

這家旅店坐落在潼關城外，接近隴海路車站。雖然不過八點鐘，除去飯館和水菓商而外，馬路兩旁的店舖已經早早關上門，燈光從開板的隙縫洩露出來，彷彿一星一點的燐火。潼關的城牆和城樓襯映在星空之下，畫出深黑色的輪廓，比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偉。

我們橫穿過一條揚溢着便溺氣息的小巷，停留在黃河岸上。河水在暗夜裏閃動着黑亮的波光，時時還有一點兩點潮濕的漁火浮動在水面上。

這其間，黃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種救亡歌曲。他手裏拿着一枝電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聽見他興奮地喊道：

「噯，你看，這里全是戰壕。」

果然，顯示在白色的電光下的是許多條挖掘得十分整齊的壕溝，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無邊的黑暗裏。

「來，我們下去看看。」他說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隨在他後面。他把身子俯在戰壕邊上，電筒一扳，作了一個射擊的姿勢，繼而懊惱地咕噥着：

「你不知道，楊同志，我們兩個從廣東跑到山西，本來都想加入游擊隊，誰知八路軍只準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讀書。」

「他是誰？」我一點不明白他的話。

「我的丈夫呀！」

「怎麼，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驚訝使我不自覺地把語音特別提高。

黃同志用電筒向我臉上一掃，也許我的表情太滑稽，遏制不住的笑聲從她的喉嚨裏迸發出來，彷彿黃河的浪花，四處飛濺着。末了，她喘息着說：

「算了吧，男女有什麼關係，值得這樣大驚小怪。」

「你們結婚多久了？」

「兩年，還有一個男孩子——」她突然靜默下來。她的革命意志雖然堅強，但她的心始終有血肉。她一時浸入寂寞的回憶中，更用簡單的語言把我領進她的回憶的門限。

她的小孩剛剛一週歲，又白又胖。她的熱情高揚在民族革命的怒潮裏，時時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戰場，然而小孩總在牽掣她。她的丈夫幾次激動她說：

「勇敢點吧，你該作大眾的母親，不要作一個小孩的母親。」

她當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揹着一點應用的東西，帶着點錢，離開家庭，拋在身後的是他們的可愛的小孩和一封留給父母的信，這兩位老人聽說他們想要從軍，曾經百般阻撓。

有時乘船，有時坐車，有時步行，他們跋涉在遙遠的旅途上，終於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風挾着大片的雪花，飛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潛伏在黃土小房裏，吃着粗糙的食糧，過着艱苦的生活！

可是他們呢，這一對生長在南國的夫婦！他們耐不住寒冷，睡不慣火炕，吃不來小米。

「動搖了麼？」時常，他們彼此故意譏笑着。

然而，當他們看見前方的戰士怎樣在吃苦，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他們感到羞慚，感到渺小。「我一定打游擊去，決不後退。」丈夫堅決地說：

「我一定追隨着你。」妻子也不會動搖。

雖然她很勇敢，可是環境並不允許她。八路軍的林彪師長僅僅把丈夫編入游擊隊裏，却把她和婉地拒絕了。林彪說：

「請你原諒，黃同志，八路軍的軍規不許女性參加。」

「從前紅軍裏不是有許多婦女麼？」

「那時是國內戰爭，紅軍到處流動，沒有後方，女同志祇好跟着走。現在不然了，女同志大半留在延安，作着後方工作，因為這最適當。」

失望啃啮着黃同志的心。她用絕望的眼睛凝望着林師長，幾乎哭起來。

「你到延安怎樣？」林彪說。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線。」丈夫極力安慰她。

「林師長能替我介紹工作麼？」黃同志的臉又開朗了。

林彪點點頭。他拿起桌上的毛筆，揭開墨盒，蘸飽墨，飛快地在一張信紙上揮灑着粗大的字跡，逐後又寫好一個信封，一併交給黃同志說：

「這是寫給『抗大』教育長的介紹信。你最好先進學校，讀兩個月書，以後再分配工作。」

這封信，黃同志深密地藏在衣袋裏，當天就離開前線，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子。

「我真焦急，祇想立刻飛到延安。」她張開兩臂，做一個飛翔的姿態，黑暗中，差一點打掉我的帽子。談話愉快地進行着，沒有人留心到漸漸逼近的輕細的脚步聲。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強烈的電光的照射而感到暈眩，同時聽見有人在壕溝上罵道：

「滾上來，王八蛋！」

這意外的襲擊使我們暫時失去鎮靜，但不久就恢復了我們的神智。我們爬出戰壕，黃同志亮一亮電筒，發覺對方是一位武裝的士兵，右手拿着手鎗，左手是一枝正在放光的電筒。

「可惡，你們是什麼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當他知道我們是來散步，而且驗過我們的護照，就十分客氣地說：「對不起，我剛在城門口放哨，看見這邊一亮一亮的，當是有漢奸了。」

他走開幾步，停住腳，又叮囑我們說：

「近來這裏很嚴，同志們頂好早早回棧房去。」

……這是一個多麼富有傳奇意味的夜晚——在潼關。

火 併

十年前，當我還是個孩子，我以偶然的機會寄留在一座像是一匹蒼蠅坐在膠東半島的額頭上的小城，更以偶然的機會見到一家小學校的英文教員耿仲芳。

聽說他剛從北京什麼大學畢業，因為無聊，所以暫時在家鄉教書。身材短小，臉龐窄窄的，而且很瘦，配上兩隻漆黑而靈活的小眼，再加上捷快的舉動和言語，一般學生背後全喊他做「小老鼠」。對於這個綽號，實在使人佩服淘氣的孩子們的聰明。

十年來，這位在我誤認為是非常可笑的人物早被我淡忘了，而且會永遠地淡忘，如果沒有現在我所要描寫的故事。他是這篇報告裏的英雄。

當中國軍隊從膠東半島自動地撤退，放棄了耗費成千成萬的金錢所建築的防禦工事；當敵人從煙台登陸，這座小城的縣長怕死而逃走；當城裏無恥的紳士趁着人心慌亂，正在暗地裏準備屈膝降敵的時候，有一天，在潮水鎮——離城二十里路的鄉村，坐落在東海濱上，以產生慍悍的漁人而知名，顯然醞釀着一種不安的騷動：村男村女全站在門外，互相詢問，互相議論，年輕的漁人聚攏在一起，

磨拳擦掌，臉上更露出激昂的表情。在人堆裏，時時有人叫出這樣不同的話語：

「不錯，姓耿的說的不錯！俺們年青小伙子要不搭救他們女人小孩和老頭子，誰還能搭救他們哪？」

「管他媽的！有郭駿生領頭，俺怕什麼？」

郭駿生是鎮裏最富的莊戶，洋學堂出身，出過遠門，見過世面，人又豪爽，全鎮的人沒有不尊敬他的。他家裏藏着大量的槍械，每逢土匪過境，便分散給鄉民，準備抵抗土匪的襲擊，地面一太平，立刻又收回去，因為他知道槍械落在這些強悍的漁人手裏，正像豺狼長了牙齒，不定會鬧出什麼可怕的事件。就爲了這些槍械，耿仲芳，他的老同窗，才把他挑做起事的助手。

這一天，直到深夜，他們兩人還坐在燈下，縝密地計畫一切。耿仲芳很相信自己的煽動能力，明天，他準備帶同本鎮已經加入的遊擊隊員到附近各村莊去宣傳，如果能有五百個武裝的隊員，他們便可以用武力干涉縣政，不怕城裏那一班紳士反對，然後再把遊擊隊擴大，可以進一步和敵人周旋了。郭駿生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中等身材，肌肉特別粗壯。他把拳頭放在桌上，一說話便輕輕地敲擊，加強他的語氣。

「依俺說，城裏城外應該分頭招人。誰知道鬼子幾時來？照你那樣辦，什麼事都晚啦！」
「不過城裏沒有靠實的人呀！」

「小范怎樣？」

「誰？就是范芝靈那個流氓麼？」

范芝靈是城裏有名的浪子，依憑父親在縣政府當衙役的勢力，常年放賭抽頭，結交很廣。每年元宵節，秧歌出街的時候，人們可以看見他扮做拾玉鐲的孫巧妓，或者小上墳的寡婦，專在女人面前賣弄風騷。

「對啦，是他！」郭駿生說：「不過像這種事，越是流氓幹得越痛快！俺和他打過幾回交道，人倒是條漢子！」

「也許是的。」耿仲芳轉了轉眼珠。「那麼俺們兩個明天就分頭進行吧……」

二十天後，以耿仲芳爲縣長的抗日人民縣政府便出現了，成立在大辛店，一個背山的市鎮，山麓和山坡滿生着可以蔽掩的樹林。遊擊隊進過一次城，經過一場流血的衝突，把士紳們豪恣的一批警察全部繳了械。

這一天是犒勞軍隊的日子。鎮內，鎮外，山林，野地，到處揚溢着強烈的酒肉的香氣。遊擊隊員興奮地笑罵着，叫罵着，時而會因爲一句笑話而變了臉，彼此撲打起來。

范芝靈尤其快活。他有一張白淨的臉龐，眉目，鼻梁，十分玲瓏。不過他的眼形是三角的，未免稍稍

損害了他的漂亮面孔。他從這簇隊員跑到那簇去，和他們猜拳，飲酒，說着色慾的笑話，而且得意地接受他們的熱烈的稱呼：副隊長！他正在和一位同志壓指頭，輸贏未分，一個勤務兵來到他的跟前，把右手往帽邊上一揚，說：

「縣長有請！」

他走進縣政府時——一座整齊而寬大的院落，天井裏站着二三十個短打扮的漢子，一齊高興地叫起來：

「小范來啦，小范來啦！」

走進房間，他又從耿仲芳和郭駿生——現在是遊擊隊長，得到同樣親熱的歡迎。郭駿生拍一拍大腿，翹起大拇指說：

「小范，你真是這樣的！」

「什麼事呀？」

「你認識外邊那些人麼？」耿仲芳插進嘴來，「他們又是從城裏來找你的，想要加入遊擊隊呢。」

「那些傢伙都是舢板上的水手，來了就收下啦吧。」

「收是要收下的，不過你看，本來咱們只打算招一千五百人，這會有兩千多了……糧餉又不足，所以俺想告訴你往後先不招人啦。」

「糧餉不足，就從城裏的財主捐呀！」

「話是不錯，可是總得有個限制。這羣人老遠跑來，不好意思拒絕，你領他們下去喝盅酒吧。」

小范退走後，耿仲芳興奮地往來踱走。他萬萬料想不到本縣的人民竟而這樣熱烈，勇敢，一經號召，紛紛地加入遊擊隊，那里邊包含着男女學生，農民，漁人，木瓦匠，水手，乞丐，和尚，以及許多莫明其妙的人物。後幾種人差不多全是小范招來的，而且，鬼知道他還由那兒弄到一批軍火！

一邊想着，耿仲芳在地心敏捷地打個旋轉，用手壓住他朋友的肩膀。

「駿生，咱們兩個算幹起來啦！」

日本軍隊佔領煙台以後，不曾敢深入內地，因此，這座小城還算平安，雖然敵人的飛機偶而飛來打幾個盤旋，或者響響機關槍，殺死幾個人。耿仲芳想要使這兒的遊擊隊和鄰縣取得聯絡，同時從省政府得到接濟，和他的朋友一商量，郭駿生很願意擔任這個使命。當天，郭駿生把遊擊隊的事務交代給小范，第二天早晨便離開縣境。

兩三個月過去了。日子是長的，人是懶的。耿仲芳走在街上，往往看見隊員們坐在牆根下，晒着太陽，無聊地捕捉虱子；或者在酒店裏喝酒，醉後便互相打罵。這種種類似的事情時常使他蹙眉，而今天，他的眉頭蹙得更緊了。他剛才送走城裏的兩位代表。他們因為要求緩繳捐款才來見他。前後兩次，已

經捐出二十萬了，這第三次，兩位代表說：

「一時實在擠不出來啦！就是把這座城統賣了，才能值多少錢呀！」

這話是對的。遊擊隊的開銷確實太大，每天吃大米，豬肉，兩千多人，怎麼能夠支持下去呢？這全是郭駿生的錯誤，以為隊員要在戰場上和敵人拚命，應該吃點好的，鼓起他們的勇氣。耿仲芳要把這種錯誤糾正過來，立刻來找小范。

快十點了，可是范芝靈剛才起來，正在刷牙。他刷得非常細心，似乎恐怕不乾淨的牙齒會妨害了他的美貌。

一開口，耿仲芳便說到本題。

「你知道，咱們的開銷太浪費，錢有點不夠分配呢！」

小范並不立刻答話。他漱完口，用又白又嫩的手撈起衣袖，開始洗臉，一隻紅寶石戒指在他的右手上閃光。這種傲慢態度不覺激起耿仲芳的一陣噁心。他想起近來有許多人說小范怎樣在外邊招搖撞騙，事情一定不假。這時，范芝靈說話了。

「不是正派捐麼？」

「派不派捐是另一回事！咱們要不節省一下，就是再捐二十萬，恐怕也支持不了多少日子！」

「你說怎麼省吧？」小范擦完臉，把面布拋在水盆裏，嘴角露出侮蔑的冷笑。

遊擊隊？」

「俺要你告訴同志，從明天起，上下一律吃小米和青菜，像老百姓一樣。」

「隨你的便！不過俺不能對同志說這種話……你問有什麼理由麼？俺先問你，人家爲什麼加入

「保衛咱們的家鄉呀！」

「也許是吧，可是俺招人家來時，開首先說這邊吃的多麼好，他們才一窩蜂似的跑來啦。」

「你說他們是來混飯吃麼？」

「要不，叫化子也不肯來送死呀！」

耿仲芳的神經一冷，繼而憤憤地叫起來。

「不管怎樣，反正明天就得換飯！」

說完，他掉頭便走，背後聽見小范的驕傲的冷笑。

「俺先說下，同志們手裏都有槍，萬一鬧出亂子來，姓范的可不負責任！」

耿仲芳頭也不同。

亂子果然發生了，不過不是換飯那一天，而是半個月後，當郭駿生從外縣回來的時候。他正在對耿仲芳報告自己所完成的使命，以後怎樣要在攻守上和牟平的遊擊隊取得呼應；他怎樣見到山東

省長沈鴻烈，將來可以得到可能的接濟——忽然，門外傳來暴亂的叫嚷，如同決堤的浪頭，由遠而近，簡直會把房舍冲毀成泥沙。兩位朋友不覺瞪大眼，默默地对視，繼而，耿仲芳輕快地跳起來。

「出去看看！」

這兩人一出現在大門的台階上，眼前一大片黑壓壓的暴怒的人羣彷彿是火上加油，叫得更加響亮了。

「滾你娘的蛋吧，姓郭的！俺們要范芝靈做隊長！」

「俺們要肉，要大米，還要酒！」

耿仲芳伸出兩臂，搖擺着，要他們安靜，然而沒用，人羣就像不可理喻的野獸，一味地吼叫，詈罵，重復着先前的兩句話。郭駿生的臉色氣得通紅，搶前一步，大聲嚷着：

「你們是遊擊隊，還是土匪？」

「你才是土匪！」以一種波浪形，這句話從人羣的後方一直推展到最前排。不知誰望空開了一槍，而且罵道：

「揍啊！揍這個狗狼養的！」

於是，一陣騷亂，一陣波動，從人海的漩渦裏，有人一個箭步跳上台階，緊接着是一片歡呼。

「范隊長來啦！范隊長給俺們作主！」

小范的左手叉着腰，右手舉到半空，一點一點，暴徒便馴服地寂靜下來。車轉身，有一絲陰險的冷笑牽動在小范的漂亮的面孔上。

「縣長，你看怎麼辦吧？」

耿仲芳所採取的戰略竟而閃電似的使人一驚。他不理小范，沒有人料到他會趁這寂靜的當兒對人羣激昂地說起話來。

「同志們，你們都是俺挺好的伙伴！你們加入遊擊隊是想保護本鄉的同胞，不是糟踐他們。你們光想吃肉，吃大米，可是糧餉都是本地供給，開銷太大，本縣又窮，同胞怎麼負擔得起呢？請問，俺姓耿的吃些什麼？不是也和同志們一樣嘛！咱們應該有福同享，有罪同遭，齊心協力來保衛本縣，要是鬼子一來，誰也活不成啦！再是，你們為什麼反對郭隊長呢？他有不是，儘管指出來，叫他改過……說呀，他那一點不對？」

沒有誰開口，只是一片寂靜。耿仲芳繼續揚聲說：

「同志們既然認為俺的話不錯，就請散開吧！這一回事，都是誤會，大家不要記在心裏……」

人羣就像無知無識的鳥獸，糊糊塗塗地聚在一起，現在，經耿仲芳的一番有力的破解，又起始渙散了。後邊的人已經轉身走開，這時，小范的臉色急得，像白，眉毛聳動着，三角形的眼睛射出兇惡的光芒。

「說話呀，同志們！你們害怕什麼……」他還不會喊完，郭駿生一把抓住他的衣領，拍拍地打了他兩個耳光子。

「俺明白啦，都是你這個王八蛋挑唆的！」

可是，郭駿生覺得什麼東西硬碰硬的抵在他的脇下，低頭一看，原來小范拔出手槍來了！

「撒手！」小范的嗓音都叉了。「要不，俺就放倒你……同志們，誰是騙子，誰是朋友，你們還分不清楚麼？快說，你們來幹什麼，有俺姓范的替你們作主！」

又一次，愚蠢而粗暴的人羣雷似的吼叫起來：

「俺們要肉，要大米，還要酒！」

「趕走郭駿生那個狗娘養的！」

暴動居然得到滿意的結果：伙食恢復到先前的樣子，每頓飯還添了酒；郭駿生當夜便騎上一匹快馬，偷偷地溜走了。

耿仲芳似乎變得特別怯懦，什麼事都裝聾作啞，聽憑小范一個人獨斷獨行。一次，一乘腳踏車沿着汽車已經停駛的公路馳來，被哨兵捉住。小范翻去這人腰裏的五十元錢，還硬說人家是漢奸，剝光衣服，吊在屋樑上，很毒地抽了一頓鞭子。而其實，這人原來是位商人，剛從上海回家。尤其可悲的是城

裏一些無恥的紳士想要報復遊擊隊的驕橫的壓迫，祕密地拍電到煙台哀求日本軍官派兵到這座小城來駐紮——結果當然是失望的，因為日本兵恐怕遭受襲擊，連一步都不敢離開煙台的市街。遊擊隊裏的男女青年學生看見小范的行爲跟土匪一樣，非常痛心，一齊來見縣長。耿仲芳只是嘆息着說：

「你們叫俺做什麼呢？要是和他鬧，他會把俺謀害死！」

「遊擊隊一共兩千多人，頂小有五百是好的，那一千五當中，不過有五百人是小范的心腹。縣長爲什麼連那五百好的也放棄了？」

「你們很對！」耿仲芳忽然機密地說：「你們應該努力對那一部份人做政治工作，不過必須忍耐，像俺一樣的忍耐。俺不是怕事，俺是在等待總清算那一天！」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的早半夜，月黑頭。將近十點鐘時，突然有人在敲小范所住的莊院的街門。抽完鴉片，小范準備睡覺了，那鐵環撞在街門上所發出的沈重的聲響，深夜聽來，使他有點吃驚。他坐在炕上，聽見一個勤務兵拖着懶懶的脚步走出去，不久，重新走回來，後邊添了另外一個人的輕細的足音。

「睡啦麼，隊長？縣長來見哪。」勤務兵在門外小聲地問。

「沒睡——」他走下炕，把門打開，側着身子讓耿仲芳走進來，心裏却在懷疑這傢伙會帶來點什麼蹊蹺事兒。

兩個人面對面坐在一張八仙桌子旁，等勤務兵退出去後，小范焦急地問：

「有什麼急事不成，縣長？」

「俺剛聽到點不大好的消息呢！」耿仲芳的聲音放得很低。「聽說有人想解決咱們的遊擊隊……」

「誰？不是城裏那幫土鱉？」

「這可不知道。不過今天有人看見一大隊兵從小路朝着大辛店撲來，這會也許把咱們圍起來了哪！」

「什麼？」小范的眉毛一揚。「你胡說！」

「不，有人寫信告密呢！」

「給俺信看！」

耿仲芳把手探到懷裏，很快地又拿出來。小范嚇得一顫——他掏出來的不是信，而是一枝手槍。「不許喊！」耿仲芳把槍口對準小范的胸膛，敏捷地退到門邊，用左手在背後把門關上，插緊門門，隨後重又坐到桌前。

小范反而變得冷靜了。他低着頭，左手玩弄着右手上那隻寶石戒子，不時從眼角瞥視着耿仲芳。

「開槍好啦！不過打死俺，你也別想走出這道門——門外就是俺的人！」

「哈，哈！你可知道一出街門，俺的人到處都是麼？」

「別嚇人，縣長，俺也不是小孩子！」

「好吧，俺就嚇你一下試試！」耿仲芳輕輕地扳動槍機，一揚手，一顆手彈飛上頂棚。這是一聲警號。一霎那，鎮裏，鎮外，爆豆似的響起歷亂的槍聲。而在同時，這座莊院的大門早被一夥人攻開，急旋風一般的捲進內院。

「怎麼樣，隊長？」耿仲芳報復地笑起來。「這挺像大年夜的鞭炮，是不是？等俺看看你的人會幹些什麼？」

這當兒，那些被小范縱容得又懶又餓的遊擊隊員剛從夢裏驚醒，來不及穿好衣服，彼此在黑暗裏慌張地跌撞。有些人摸到步槍，有些人只是赤手空拳，凌亂地竄出營房，可是，四面全是槍聲，全是流火，撼搖人心的呼喊隨地爆裂着。

「投降吧，同志！小范捉住啦！」

「扔下槍，快到縣政府投降呀！」

這一切，在深密的夜色裏，織成窒息的恐怖，頃刻間，一支龐大的遊擊隊便瓦解了。他們放槍，奔跑，

哀叫，一部份人想要衝到鎮外，然而閃爍的槍火繞着鎮子畫成一個紅圈，再也衝突不破。槍聲由繁密而稀落，直到黎明來臨以後，才完全平息。展現在蒼灰色的晨光之下，在民舍緊閉着的街衢上，到處棄擲着槍械，中間還零零落落地倒臥着十來具死屍，如果圍攻的人不是槍口朝天，犧牲的恐怕會不止一百吧！而同時，在寬大的縣政府裏，投降的俘虜竟擠得滿坑滿谷，模樣非常狼狽，沒有人願意抬起頭來。

小范早被人反綁着手，由兩個士兵監守着。他的臉色慘白，神氣十分頹喪，已經失去漂亮的光彩。門外有幾個人說說笑笑地走進來，他抬頭一看：第一個是耿仲芳，第二個是位陌生的漢子，而第三個傢伙却是郭駿生——他的對頭冤家！

「對不住，范隊長，叫你受屈啦！」郭駿生嘻笑着招呼他說。隨後三個人坐到桌旁，耿仲芳開始述說小范的罪惡，末了，郭駿生掉轉頭問：

「你承認麼，范隊長？」

「不錯，好漢做事好漢當！」小范裝出勇敢的樣子。「不過讓俺問你一句話：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郭駿生一笑，站起身來，用手指着那位陌生的漢子。

「那麼先讓俺介紹你一位朋友。這是牟平遊擊隊的副隊長，要不是他答應俺的請求，帶來一大

隊人，昨天黑夜耿縣長那幾百人還解決不了你呢！——怎麼樣，你自己說你該犯個什麼罪吧？」

「隨便，老子什麼不怕！」小范侮蔑地彎下嘴角。「不過那回俺饒了你的命，你該記得！」

「真是感恩不盡！」郭駿生談諧地鞠了一躬。「可惜這件事俺不能做主，必得聽縣長的判決！」
不幸，縣長的判決竟是死刑！

一星期前，我接到一位朋友從那座小城寄來的信，上面的報告便是從那封信裏得來的。在末尾，他是這樣結束了他的長信：

「遊擊隊自從火併以後，不良的份子全部被驅逐出去。現在這個組織是隸屬在第三軍管轄之下，改稱為第二路遊擊隊，而由第一路牟平遊擊隊指導一切。我們的老朋友耿仲芳仍然是縣長，正在努力領導，隊長郭駿生以一種嶄新的面目站立在抗日鬥爭的前線上！」

雪花飄在滿洲

你還記得小卡麼？朋友們全說他有神經病。

八·一三事變不久，他忽然離開上海，沒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一個多月後，我才接到他的一封信，從山海關寄來，原來他正設法要回滿洲去。

你感覺他的行動奇怪麼？其實據我看來，他並沒有神經病，不過感情太盛，有時會迷失了他的理智。他所以冒着絕大的危險要回滿洲，無非想看看他的父親和母親，雖然這種行動是拿着自己的性命來作賭注！

在山海關，他就遭受一次凌辱，事情的經過全寫在他給我的信裏。

於今，一個人想進滿洲，必須拿着「入國證」，而這種「入國證」多半是當事人出境時向當地的偽政府機關事前辦理妥當的，如果先前不會在東北有過什麼關係，想要弄到「入國證」，那就十分困難了。小卡聽說山海關有一家日本人開辦的大東公司，專門辦理入滿手續，不限制勞苦羣衆出關，經過一番化裝，他就出現在大東公司的辦公室裏。

「到滿洲國幹什麼？」一個日本人操着國語問他，態度當然很蠻橫。

「看我父親和母親」

「在關裏做什麼事？」

「天津小飯館裏跑堂。」

日本人抬起兩隻菱角形的賊眼，從上到下打量着他。他已經把眼鏡摘下，頭上戴着狗皮帽子，藍布棉袍和青布深臉棉鞋都是從估衣鋪買來的。

日本人突然跳起來罵道：

「王八蛋，你想騙誰，看你的樣子就不像！」

拳頭、皮鞋、雨點似的落到他的頭上、背上、腿上……他抱緊頭竄到門外，最後屁股上還吃了一腳。

可是他在信尾仍然這樣寫着：

「不管怎樣困難，我一定要回滿洲，我的爸爸和媽媽都是六十歲以外的老人了。我想念他們……」

請你不要過分苛刻批評他，也許他是糊塗，但他決不是害着精神病。以後，他的消息又斷絕了，沒有信來，沒有人提起他。朋友們全以為他死了，死在敵人的刺刀下。

可是，他忽然在上月回到漢口，新從滿洲來，身上仍然穿着那一套怪難看的化裝衣飾。

滿洲的情形和我在那邊的時候完全不同了。他帶來許多痛心的消息，我當然要告訴你，可是

別焦急，我該從那兒說起呢？

是啦，讓我繼續方才的話來講吧。

他弄不到「入國證」，蹲在山海關一家小店裏，愁苦，無聊，整天地喝酒。

歲暮了，一天，他因為喝了過量的酒，伏在炕上哭起來，客店的老板走進來問：

「別難過了，老客！你是那里人？」

「海城。」

「海城，我們還是老鄉呢。先前我不知道你的心事，方才茶房統告訴我了。別哭啦，我在地面上還熟，可以幫忙你買到一張入國證，你能付十元錢不能？」

「二十也可以，祇要辦得到……」他跳下炕來，抓住老板的手，酒醉完全消失了。

於是，在一個風雪的早晨，他爬進「奉山路」的三等車廂，拖着一顆創痛的心，投進滿洲的懷抱。大片的雪花飄落着，平原，村舍，白濛濛的一片，多麼聖潔啊，滿洲！一點都不聖潔，它祇是一個被仇敵肆意蹂躪過的少婦，裸露着整個的肉體，喘息，呻吟，掙扎在恥辱和血污裏！

旅客大半是驕橫的日本人，高聲說笑着，沒有誰理他，他是條狗！車裏雖然有幾個中國人，偶而彼此對望一眼，但他們不敢交談，因為車裏常有便衣偵探，誰也不敢相信對方是不是好人。

到海城了，他卻不敢回家。他的家在城裏，耳目太多，恐怕閒人把他回來的消息傳揚開去。他躊躇

在車站裏，終於提着簡單的行囊走到他舅父那裏。這個老人住在一座小小的村落，離城二十多里路。你可以想到那是多麼動人的一霎那，當他舅父趕着騾子把他母親從城裏接來。這位老婦人太興奮了，揮灑着快樂的眼淚，沒有人能夠聽懂她在說些什麼。最後，她彷彿一下從惡夢裏驚醒，抖顫着聲音說：

「你怎麼敢回來啊，孩子，鬼子要你當兵，要了多少次……我說『他在北平病死了』，可是他們不信，還是常到咱們家裏鬧。你難道沒接到我的信，叫你連家信也別寫！這個時候，你倒敢回來送死……啊，怎麼好，怎麼好……」

小卞一點不知道這些事，他默了。舅父的頭腦還算冷靜，尋思着說：

「孩子來了，就讓他在鄉下悄悄住兩天，不過千萬別出門去！」

這天夜晚，吃過高粱米飯後，小卞和他母親，舅父，還有一到冬天就害喘病的舅母，圍坐在熱炕頭上，談論着家鄉的事情。舅父的話說得最多，嘆氣的聲音也比旁人格外粗重的。確，滿洲的情形太壞了，你聽後也免不了要嘆一口氣。

「國防線區，」這個嶄新的名詞，於今已經被每一個東北農民所熟知了。現在，凡是富庶的城市，全劃入「國防線區」之內，一二年內，整個滿洲不會再有一片土地屬於農民的了。這是一種陰毒的以華制華的政策，七·七事變以後才實施起來的。開首，狡猾的日本人先把每家的地產調查清楚，實

行土地登記，等到糧食收成時，估計你全家人在這一一年中共總需要多少食糧，剩餘的出產便完全吸收進偽滿政府所設立的合作社倉庫之內，答認付給你相當的代價，但這不過是不負責任的騙人的話。滿洲的土地那麼遼闊，地產那麼富足，經過這種統治方法，巨量的食糧可以立刻積屯起來，拿來應付中日戰爭的非常時期的需要。

日本人還在鄉間徵兵，弟兄兩個去一個，把這些鄉村青年驅逐到山西，山東，江蘇……逼迫他們同本國的同胞互相殘殺，假設日本人認為你的行動有一點「叛變」的可疑，立刻就會殺死你，而且要嚴酷地處置你的家族！因此，許多勇敢的青年逃走了，逃到深山，大澤，加入義勇軍，揚起反滿抗日的正義的大旗！義勇軍，這一把燎原的野火，從九·一八到現在，無論日本兵使出何種滅絕人道的的方法，始終不能撲滅他們，他們的氣餒反而更盛。因着軍火的不充實，他們的力量還不能把萬惡的日本趕出滿洲，然而他們正像早春的野草，到處潛伏着茁壯的新芽，時機一到，立刻就會響應中國的軍隊，負擔起收復失地的偉大使命。

兩星期過去了。這一天，小卡準備離開家鄉。他母親、舅父和舅母爲了愛他，不敢留他多住。他們把他送到村頭。他母親拄着拐杖，白髮飄舞在北風裏，抹着眼淚對他說：

「去吧，孩子，不要想念你的媽媽，你媽媽也不想你，來生來世，咱們娘倆總有再見的日子！」
咬緊牙，一口氣跑出兩三里，頭也不同，但是眼淚滴到他的衣襟上，已經凍成許多點明潔的冰花。

了。

可是他不會立刻離開滿洲。他跳上北行的火車，去到久別的哈爾濱，他想看看他的爸爸，一位年老的糖商。

五年前，他在哈爾濱一家報館作編輯，爲了「反滿抗日」的嫌疑，曾經被捕入獄。僥倖他父親有着多方面的社會關係，把他保釋出來，然而當時日本憲兵隊提出一個條件：每天他必須到憲兵隊報到，證明他不會潛逃；後來改作每星期一次，又過些日子，假託養病的理由，他才離開滿洲，去到上海。於今五年了，當他第二次踏到松花江上，一切都變得那樣不同。他藉住在一位親戚家中，不敢睡在父親的店舖裏。他好像一隻蝙蝠，白天潛伏着，夜間才敢遮掩在黑暗的陰影下，來去在熱鬧的市街上。中央大街依舊可以見到許多流落的白俄，然而哈爾濱的俄國風味已經逐漸低減，處處都在顯露着極端的日本化。玲瓏而類似玩具的日本式樓房，繁榮的日本商店，酗酒的日本流氓，高聳的日本婦女……這一切，使得他頭痛，暈眩！路上，他很少見到中國青年，他們大半逃亡了。他邁進一家有名的中國商店，內部竟是那麼冷清，往日的熱鬧市場全被日本商店剝奪淨盡。從當地出版的報紙上，他讀不到許多紀載中日戰爭的消息，一些無線電的重要報告却是普遍地流傳在人們的嘴上。軍事上暫時的失利，並不會使滿洲的同胞對於祖國感到失望。相反，他們潛在的反日情緒更加沸騰，熱烈地期待着民族解放那一天的到來。

在哈爾濱的第二天，他父親慌慌張張跑來說：

「你快走，日本又追上你了。今天來，過幾個憲兵問我說：『你兒子回來了麼？』——『沒有啊。』可是他們不信，在我的商店好搜。」

日本偵探的嗅覺真像獵犬一樣的敏銳，他們當然是接到山海關偽警察署的報告了。現在，「滿洲國」一共有三種良民證明書，那是「入國證」、「旅行證」和「遷移證」。小卞的「入國證」僅僅是到海城，他却跑到哈爾濱，這種冒險舉動未免太不值了。

第三天，他跳上「中東路」改名的「北滿路」客車，踰曲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裏，在瀋陽換一次車，經過山海關，一直到達天津，路上不會受到一回檢察。

你以為他是平安了！其實不然。這兒還有一次危險等待着他。

他住在天津英租界，等候一天，買到一張怡和洋行開往上海的輪船票，從租界碼頭上了船。開船那天，風色十分陰沉。他擠在黑暗吵雜的統艙裏，挨近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婦人。

「上那去呵，老太太？」他對老婦人問。

「回山東家去。」老婦人也是一個人走路，不到一刻，他們便成為很好的同伴，親切地交談着。駛近塘沽，輪船停下了，走上一個日本憲兵和幾個偽政府的警察來檢驗旅客和行李。

日本憲兵走在頭前，眼睛彷彿兩道電光，四下搜尋着，忽然停在一個白皙的穿着古銅色皮袍的

青年旅客身上。

「你到那去？」他兇狠地用中國話問。

「上海，」旅客有點不安。

「天津作什麼事？」

「開綢緞莊？」

「扣住他！」日本憲兵掉轉頭對警察說：「上海人統統反日！」一閃，憲兵的眼光刺到小卞的臉上，機械地問：

「你到那去？」

「我……山東！」猶豫的態度惹起憲兵的懷疑。他直盯着小卞的眼睛，伸出右手，冷酷地說：

「給我票看看！」

小卞的心往下一沉，頭腦昏脹起來。他的手伸在衣袋裏摸索着，聽見憲兵又在大聲吆喝說：

「混蛋，快拿出票來！」

他的手指抖顫着，像是行刑前的死囚，臉色轉成蒼白。

「看吧，老總，這是我的票——他是我的孩子。」小卞身旁的老婦人忽然插進嘴來。轉過臉，她又用譴責的語氣對小卞說：

「你把票弄到那里去了，趕快找找。長到多大，還是這樣不小心！」

是這樣，他才從魔鬼的指縫間遺落下來，直到輪船駛出大沽口，才大膽地吸進一口自由的空氣。你一定還以為他有神經病。他的無謂的冒險舉動，當然稱不起勇敢，但我不同意你的話。我說：他實在是個感情超過理智的人。

附 記

這兒收集的是八篇不成樣的報告文學，一起才有三萬字左右。從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裏，我希望一個中華民族解放的側影能夠反映出來，即使這個側影是比螢火所照見的事物更加模糊。

第一和第二兩篇寫的是七·七同八·一三兩次歷史巨變中的一點碎片。在最末的一篇裏，我是要顯示一下九·一八以來東北的愁慘的面容。

「報告」這種一部份人認為是粗糙的新興的文體，是得着我的極大的偏愛。我喜歡它的明快，流暢，這裏的幾篇東西雖然貧弱，以後，我盼望能夠好好地利用它，寫出些比較具有深度和寬度的作品。

最後，謝謝巴金先生，居然肯印這個小冊子。

烽火叢書第七種

潼關之夜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實價國幣二角

著者

楊朔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總經售

桂林文化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82
464-87

